



符龙笛风



云中雁

侠坛“阿波罗”(太阳神)。其作品以酷烈的男风倾倒时代男女，将古龙的诗情同柳残阳的杀伐作巧妙地融合。其主人公多喜在白骨如山、鲜血遍地的江湖中白衣驰马，最擅展示人生绝境中的西风落照之美；又因善以一支勾魂摄魄之笔解析男女人性中最隐秘之处，形成独特的读者群。惜乎下笔惜墨如金，作品传世不多。

云中雁书系

琼楼十二曲

烈火修罗

解语剑

孤剑红颜

圣剑双姝

龙笛玉符

铃马雄风

吹箫引凤

神剑灵童

水龙吟

双凤驭龙

骏马雕鞍

红楼玉钗

红豆闹江湖

第十四章 耳 语

可是，醉乡老顽童是何等人物，哪能轻易受骗，闻言略一思索，立即沉声大喝道：

“好贼崽子，你敢骗我，看我取你狗命！”

双手一晃，指形如刀，直向巫山飞猿周身插下。

巫山飞猿惊呼一声：

“老前辈，我说的全是真话！”

醉乡老顽童掌力一收，喇喇喇连点他三处麻穴，嘿嘿怒笑道：

“真话？哼！我就不信青城一凤能把那年轻人击下悬崖！”

巫山飞猿闻言，顿时倒抽一口凉气，不过他狡诈百出，阴险无比，略一沉思，立即连呼冤枉道：

“老前辈，你听我说完之后下手不迟！”

“好！你说！”

“那青城一凤虽不是冷血人之敌，可是中原九大门派向来步调一致，冷血人功力虽高，又怎能抵挡他们联手合击！”

君子可欺以其方，这贼子言之有理，更何况醉乡老顽童曾经亲眼见武当派囚禁江雨舟之事，思前想后，由不得他不信！

微风之中，但见他须发飘动，双目乱转，终于大喝一声：

“青城一凤，老夫同你拼了！”

话音一落，双手捧起苍苍的娇躯，快步而去。

巫山飞猿见状心中大急，立即张口高呼道：

“老前辈，请你替我解开被制的穴道！”

醉乡老顽童身形已至十丈开外，闻言沉声哼道：

“气走三焦，力透百穴，能解你就自解，不能解你就等着好了！”

话音落处，人影已杳。

江雨舟身在层岩之下，虽然看不到顶上情形，但却听得清清楚楚，一会儿喜，一会儿忧，一会儿焦急万状，一会儿悲愤莫名，及至听到醉乡老顽童为巫山飞猿所惑，去找青城一凤拼命，不由心中大急。

可是，急有什么用？孙北斗存心将自己置于死地，所点穴道岂是一时可解？

突然，醉乡老顽童临去时对巫山飞猿之言，就像是沉闷重雷般在他心中响起：

“气走三焦，力透百穴……”

难道运用这种方法真能自己解穴么？

运气凝神，定心静意。

可是他武功虽高，但却从未学过点穴解穴之法，而这种运气解穴之法，更是点穴术中高深的学问，仅凭醉乡老顽童几句没头没尾的话来摸索，哪会这般容易！

古洞沉寂，火光闪烁，他多方试验，不但解不了被制的穴道，反而因为停止习练太阳真诀的关系，又被壁间火焰烤得焦灼难当。

为了除火焰灼肤之苦，他只好停止运气穴，再次开始练习太阳真诀。

太阳真诀确是一种奇诡绝奥的武学，一字一句俱都隐有深意，江雨舟不知不觉中忘了一切，全力全心沉溺于那些微言奥义之中。

随着时间之进展，他对太阳神功业已大有进益，事实上他进入烈焰天堂已历三日，面容上不仅毫无疲惫饥渴之态，反而呈现出一片平和。

风吹焰舞，霍霍可闻，江雨舟如同老僧入定一般。

突然，他睁开了双目，在心中重复念到：

“苍海微尘，天地一粟，系之于毫发之端，散之于六合之内……”

他哑穴被制，念时只见嘴动，不闻其声，但他自己心中却甚明白，

这几句俱是太阳真诀中的紧要所在。

良久，良久，他像是猝然领悟似的，双目一亮，立即面向那熊熊烈焰吸进一口气。

是第四天的清晨了！

江雨舟由沉思之中，听到了一阵人声：

“红鹰教主，咱们一齐宣读如何？”

这是蜘蛛宫主人，江雨舟闻声不觉一怔。

就在此时，那在鬼号谷抢走龙符的红鹰教主，已应声答道：“好说！好说！这样谁也不会吃亏，我数一二三同时开始！”

江雨舟听到此处，已略猜测到是怎么回事，但闻红鹰教主话音一落，立即沉声高唤道：

“一！二！三！”

呼声刚落，两人同时说到：

“天上人间峰半座！”

“玉龙戏水入清流！”

事已至此，江雨舟不再怀疑，这狡猾神秘的蜘蛛宫主人，竟用抛砖引玉的手法，企图凭其手中龙符，向另外三位握有龙符的武林人物，分别约定时间相互交换秘密。

这种方法确实巧妙无比，若真让他狡计得逞，则其余三人顶多只能得到两方龙符上的秘密，而他则可轻易地以一易三。

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，江雨舟因祸得福，竟然不费吹灰之力，较蜘蛛宫主人知之更详。

山顶上两人在说什么，江雨舟此时已无心管他，在他脑海里盘旋的只有那四句话：

“急风无语夕阳愁，

云里青山雾里楼；

天上人间峰半座，

玉龙戏水入清流。

这些话有什么意义？

难道这就是鬼谷龙符的全部秘密？

他不解，他沉思，他……

突然，迷惘中传来一阵人声：

“老大，瞧这一路足迹，说不定我们跑了一夜，已被人捷足先得了！”

“不见得，我看这足迹有进无出，只怕此人还在烈焰天堂里未曾离开！”

“老大，你错了，我此时细看原图，似乎这座烈焰天堂另有捷径，并且就在此峰悬崖之间，说不定此人业已寻得太阳真诀，由悬崖上那处捷径走了！”

“哼！那么快搜！”

这两人一问一答，江雨舟早已听出他们，就是孙北斗走后最先来此寻找烈焰天堂之人，是以心中一震，便闻脚声已至十丈之内。

他此时穴道未解，欲避无力，不由心中大急，正在他惧怕无计之时，那两人已至身后，只听一声惊呼：

“嘿！好小子，原来你还没走么？快把太阳真诀献上！”

话音一落，但见火光一暗，两条人影直欺过来。

这两人刚刚欺进三步，烈焰天堂外又传来一阵冷笑：

“哼！蜘蛛宫主人说得不错，这下面果然有人偷听，为了维护龙符机密，说不得我红鹰教主今天要斩草除根了！”

话声一落，陡然双掌连挥，攻出一片强风。

那先来的两人脚步一错，嘿然冷笑道：

“红鹰教主，你有什么绝招，敢在我王屋双鬼面前发威……”

话音落处，已闪电般飘出八尺，不约而同旋身出掌，抬手迎了上去。

红鹰教主功力强浑无比，王屋双鬼亮掌抬腕间更是冷风嗖嗖，这两阴一阳三股气流，隔着个不动的江雨舟，如同大海狂涛般呼啸而来。

火舌吞吐，狂风激荡，眼看这三股掌力合一，江雨舟就得粉身碎

骨。

突然，耳畔传来一声断喝：

“且慢！”

短短两字，隐含无上威严！

红鹰教主一愕！

王屋双鬼一愕！

就在三人惊愕失神手下一慢之际，突见人影飘动如同鬼魅骤至，指影纷飞，恰像是电射星闪喇喇连响，直向江雨舟罩下。

江雨舟心神一颤，已被指风扫中。

可是，事情大大地出人意料之外，江雨舟只觉得此人指风过处，百穴顿开，双臂一抖，霍地站了起来。

他面向里壁，辨不清此人是谁，身形既起，立即一扭身形。双目所及，只见红鹰教主当门而立，在他身边站着个面罩黑纱的老人。

此人目光之中，隐含无尽神秘的色彩，初视宽厚温和，细看阴险机诈，分明是江湖巨恶，乱世枭雄，他怎会……

正在他思量不解之际，突闻王屋双鬼大喝一声，又由身后亮掌抓来。

双掌齐出，阴风蚀骨，刹那间布起一片掌影，分由四面八方涌到。

那蒙面人似乎甚为关心江雨舟的安危，见状沉喝一声：

“当心！”

沉喝声里，江雨舟猿背急转，双掌倏扬，顿时热浪怒卷，火花四射，但闻两声刺耳厉号，王屋双鬼已在熊熊火焰里化为两块焦炭。

江雨舟不意之中，用出了无心习得的太阳神功，想不到竟有这样凌厉的威力，不说红鹰教主与那蒙面老人感到惊愕，就连他自己也对眼前的情形感到咋舌难下。

火光闪闪烈焰天堂里升起了一阵焦臭之气。

沉默，沉默……

众人在沉默里眼看着王屋双鬼化成了灰烬！

突然，红鹰教主转过脸来，双目一瞟那蒙面老人。

蒙面老人当然明白他的意思，是要自己出手除去江雨舟这个可怕的人物！

然而蒙面老人并没有照他的意思做，反而朝着江雨舟温和地笑道：

“阁下可是人称冷血人的江少侠么？”

江雨舟微微将头一点：

“不错！你是……”那老人又是一声郎笑：

“失敬，失敬，老朽蜘蛛宫主人！”

“蜘蛛宫主人？”

“不错，老朽曾经数度遣使相邀，均遭少侠拒见……”

“哼！你想以先前援手之恩要挟么？”

蜘蛛宫主人尚未答话，红鹰教主突然冷哼一声：

“只怕此时没有那么便宜了吧！”

江雨舟双睛一瞪，厉声喝道：

“你想怎样？”

“你已偷听我二人龙符之秘，今天就休想离开此地！”

“那你就试试看！”

江雨舟因他那日抢走龙符，心中一直怒气未息，及闻此言，不由怒火更炽，话音一落，拍手拍出一掌。红鹰教主刚见江雨舟掌毙王屋双鬼，已经有点儿胆寒，此时所以敢大言不惭，主要是因为蜘蛛宫主人在场，他知道为了维护龙符机密，只要动起手来，蜘蛛宫主人决不会袖手旁观。

谁知事情大出意外，眼见江雨舟一掌劈出，蜘蛛宫主人竟尔如同未见，他心中一时惊惧焦急，说不得只有牙根一咬……

红鹰教主运足了十成真力，迎着江雨舟来势攻出一掌。

只听轰地一声闷响烈焰天堂里火舌乱窜，红鹰教主被震得心头一荡，噤噤地后退八尺。

江雨舟冷笑一声：

“识相的快把那日抢走的龙符交出来，否则，哼！”

随着这一声冷哼，江雨舟随上一步，双目怒火如刀，直向红鹰教主心窝射进。

红鹰教主虽然狂妄，此时也不免气慑神摇，面有怯色，脚步踉跄地缓缓后退。

蜘蛛宫主人确实奸狡绝伦，当二人冲突初起之时他不加劝说，及至红鹰教主败相已呈，他才哈哈大笑道：

“少侠且慢！那方龙符包在老朽身上就是！”

红鹰教主听得心头一动，正觉万分不愿。

突然耳畔传来蜘蛛宫主人清晰而细小的声音：

“秘密已得，还他何妨？”

红鹰教主一闻他这两句传音入密的规劝之言，立即就见好就收道：

“既然蜘蛛宫主人出面，我还有何话说，接住！”

“哧”的一声，把那日抢来的龙符抖手打出。

蜘蛛宫主人眼见江雨舟收好龙符，连忙缓上两步，和声说道：

“少侠可知老朽先前出手解穴之意么？”

本来江雨舟对他临危解穴，心中不无感激，可是一闻此言，立即想起以前他曾数次派遣蜘蛛使者连番相逼，立即把满腔感激之情化归乌有。当下沉吟一声道：

“你仍想借此要挟，使我归顺你蜘蛛宫么？”

蜘蛛宫主人哈哈一笑：

“哈哈，浅水荒林，难藏龙凤，老朽此时哪里还敢委屈少侠！”

“那么你是……”

“老朽听说少侠曾由枯竹教主手中，得到另一方龙符……”

江雨舟闻言之下，才知他先前援手果然别具用心，顿时脸色一沉，嘿然冷笑道：

“你要我用那方龙符，报答你先前援手之德？”

“那倒不必！老朽不过想与少侠互换龙符之秘，然后各凭机遇，寻求鬼谷真……”

“你那方龙符，此时对我已无机密可言！”

江雨舟见蜘蛛宫主人故作迷糊，明知自己已听得他手中龙符之秘，还要巧言交换，言下隐含一股威胁之意，是才心中恼怒地出口道破。

这一手确出蜘蛛宫主人意外，依他想来，江雨舟在怀德畏威之下，就是明知吃亏也得满口应承才是，孰料……

他城府甚深，心中虽怒，却不肯轻易发作，正在寻求两全齐美之计。

突然红鹰教主冷笑一声：

“冷血人，蜘蛛宫主人可不是我红鹰教主！”

他满怀妒恨，话中隐含挑拨之意。

江雨舟闻言又是一声冷哼！

“红鹰教主，你当我江雨舟是惧人之辈么？”

蜘蛛宫主人确实阴险可怕，闻言不怒反笑道：

“老朽立身江湖，向以道义自约，既然少侠已得老朽这方龙符机密，我岂能……轻易占人便宜……”

江雨舟未等他把话说完，也应声长笑道：

“好一个自命不凡的蜘蛛宫主人，难道你就把江雨舟当成了忘恩负义之徒！你先前援救之时，虽然别具用心，不过我江雨舟总算身受其惠，此时我就以那方龙符上秘语相告，从今后恩怨两消！”蜘蛛宫主人闻言心中乱跳，但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一般，可是红鹰教主闻言之下，竟然心情激动顿忘厉害，身形一闪，连连上两步道：

“既然如此，那就快说！”

江雨舟向他瞪目怒视，嘿然冷笑道：

“此事与你无关，滚出去！”

冷傲凌厉，听得红鹰教主心头一颤，一时进退维谷不知所措。

江雨舟见状猛一上步，喝道：

“你还用请么？”掌势一挥，劈出一股夹带火花的热浪。

红鹰教主见状心胆俱摇，惊叫一声，反身倒跃八步，刹时消逝在

山洞之中，江雨舟依言说出了那方龙符上的字句，蜘蛛宫主人似乎意犹未尽道：

“少侠言出必践，令人心服，但不知能否将那方龙符借来一饱眼福？”江雨舟沉声一笑道：

“事情本无不可，只可惜你来迟一步，那方龙符已为别人所得！”

蜘蛛宫主人正想询问那人是谁，突头顶上传来一声巨震，烈焰天堂竟然火舌乱串，石落如雨，大有天崩地陷之势。

蜘蛛宫主人大喝一声：

“好一个大胆的红鹰教主，竟敢使用震天梭！”人影一翻，抢先奔了出去。

江雨舟虽不知震天梭为何物，但闻名思意，早已明白了大半，当下跟踪而出。

这真是千钧一发，就在他身形冲出烈焰天堂之际，又是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，那座烈焰天堂业已整个坍了下来。

一时烟尘弥漫，火舌乱窜，余震所及，就连整个山洞都有坍塌之势。

这情形，江雨舟纵有通天之能，也不敢再耽延，当下晃动身形。

谁知脚步抬起，这才发现山洞已被泥沙堵塞，蜘蛛宫主人见机较早，踪迹已杳。

江雨舟放足疾奔，只感到幽暗异常，与悬崖出口刚好是背道而驰。不过他想起孙北斗与王屋双鬼，均非由悬崖出口处进来，足以心中并不慌乱。

曲曲折折，行约顿饭时光，突然通路口已断。

原来江雨舟走这条山洞，并非孙北斗与王屋双鬼进出之处，他心中一急，正想转身另寻出路。

突然，石壁后传来一阵人声：

“到了，此处就是！”

这声音入耳，江雨舟立即辨出是巫山飞猿，顿时心中一愕，暗道：“我江雨舟都无法自行解穴，这贼子怎能有此功力？”

思量未已，耳边人声又起：

“哼！假如你说话不实，可别怪我将你重新点穴，送回那座危峰之上，到那时再想别人救你，可就没有这么容易了！”

你道这声音又是谁？原来正是南王太子孙北斗！江雨舟闻声心情激动，木然无措。

松花钓叟待己恩重如山！

孙北斗对己仇深似海！

为了报答叔叔之恩，我江雨舟宁可放弃毁容之仇，夺爱之恨。无奈孙北斗依然苦苦相逼栽赃嫁祸，使得中原九大门派群起而攻。

当青城一凤仗义执言之时，我江雨舟本可……

可是，为了叔叔遗下你一条香火，我又不惜甘冒坠崖之险，粉身碎骨之危，把种种罪恶一力承担，不料你恩将仇报，竟然……

他思潮起伏，恩怨难决……突然，耳畔传来一声怒笑：

“哼！我单掌开天所指龙符，究竟是哪一块？”江雨舟正在心中思量那边共有了三人，不知这单掌开天又是何时被孙北斗押来。便听孙北斗嘿嘿冷笑道：

“你真不说么？”“不说！”“哼！今天不叫你尝点儿厉害，我就枉称南王太子了！”江雨舟一闻孙北斗要收拾单掌开天，不觉心中一震。

谁知事情发展，更令他大出意外，只听单掌开天一闻孙北斗之名，立即失声叫道：

“南王太子！你……你就是南王太子？”

孙北斗不明他话中之意，沉声一笑道：

“怎样？你怕了么？”单掌开天说话声突转微弱，江雨舟耳力虽强，但隔着一层石壁，也仅能听到叽叽喳喳之声。

俄而，单掌开天话声一落，就听孙北斗沉声说道：

“你先出去！”

江雨舟虽然听不见，但可想象得到，那是对巫山飞猿所说。

江雨舟不明单掌开天为何一闻南王太子之名，就会惊愕失声，心中疑虑，情不自禁地向石壁贴进一步。

但闻孙北斗轻哼一声道：

“巫山飞猿业已走远，此时这山洞中只有你我二人，还不赶快把那方龙符的下落说出来么？”

“少侠，你以为我要对你说的，真是那方龙符的下落么？”

“难道不是？”“此事较之龙符，实在有泰山鹅毛之别，至少对小侠而言是如此！”

“哼！那你就说来让我听听！”

“请小侠附耳过来。”

“此处只有你我二人，你还有何顾虑？”

“常言道，隔墙有耳，此事太过重要，哪能不加慎重？”随着一声冷哼，空气立转沉寂。

江雨舟凝神敛气，全心贯注，无奈一壁相阻，语音难辨，只听单掌开天断续说道：“……躲到南王府中……恐我泄漏……潜居巫山……今日能够向少侠表明……我就死也瞑目了！”

江雨舟因他语意无法连贯，一时不能完全了悟，正在静心苦思，突闻孙北斗怒喝一声：

“你这话可是当真！”单掌开天哎哟一声，似乎强忍痛苦道：

“老朽句句……俱是……实言……”

“你有什么证据？”

“小侠若是不信，可问……铁指康林！”

江雨舟听得心头一愕，突闻孙北斗纵声狂笑道：

“哈哈，想不到我孙北斗妄走人间一趟，至今犹在睡梦之中，江心月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匹夫，有朝一日我非得将你千刀万剐，挫骨扬灰！”

江雨舟见他突然骂起松花钓叟，不由心头大愕。

正在此时，只听孙北斗又是一声叫道：

“单掌开天，当年主谋夜袭海天山庄是何人？”江雨舟情不自禁地心中一震，就在此时，单掌开天惨叫一声道：

“他……他就是北……”

江雨舟听到一个“北”字，心中如同擂鼓般呼地一响，但话音未落，突生奇变，单掌开天爆出一声刺耳惨叫，似乎已重创而亡。

紧接着，孙北斗厉声大喝道：

“巫山飞猿，你敢跑！”脚步连声，似乎孙北斗已随后追了下去。

江雨舟听到此处，哪里还能沉得住气，当即运集毕身之力，双掌一扬，就向石壁上推去。

这座石洞，本就是烈焰天堂的另一出处，只不过中间被人用乱石封闭，此时经他全力一击，顿时石壁洞穿。

江雨舟穿空而过，只见乱石之中倒卧着一名老人尸身，七孔流血，双目怒瞪，似乎被一种绝高的掌力所伤。

孙北斗在随意之中，发出这种强浑的掌力，把单掌开天当场击毙，这岂是巫山飞猿所能办得到的？

江雨舟略一思量，心中突然了悟，知道孙北斗那声断喝全是猜测之词，事实上巫山飞猿在孙北斗叫他离开之时，早已经溜之大吉了，这暗中下手的一定还有他人。

这人击毙单掌开天之用意何在？不消说，完全是为了杀人灭口，恐怕他泄露当年夜袭海天山庄的秘密，进而言之，这出手之人与当年夜袭海天山庄之事，一定大有关连。

这念头在江雨舟心中一转，他立即迫不急待地快步而出。

白云悠悠，山风正疾，极目回望，不见人踪。巫山飞猿、南王太子，俱都不知所之。

流露轻林梢，柔风飘过峡谷，但见远处山坡上一条黑影晃眼消逝。

江雨舟微微一愕，放足赶去。

其实这处山坡还在数里开外，孙北斗哪有这快脚程，只可惜他匆忙之中未加熟虑，以致……

却说江雨舟信足狂奔，不消一盏热茶时分，便已翻上那处山坡。正当他由山脊腾身而上之际蓦闻一声大喝，分由两侧攻来一股劲风。

江雨舟脚步一错，猛退七尺，突见一高一矮两条人影，如同射星

般一闪而至。

这两人现身之后，江雨舟正想出口喝问，谁知那两人却像猝遇蛇蝎一般，身形疾退，同声惊呼：

“冷血人！”江雨舟笑一声：

“既知是我，怎还不赶快让开！”那两人神色一愕，正当进退维谷之际，突闻远处传来一声怒笑：

“哼！好一个大胆的冷血人，我家王爷正在到处找你，难得你来得正是时候！”话声未落，人已电闪而来，江雨舟一眼之下，已看出此人正是南王驾前四侯之一的五雷手，他口中的王爷想必就是红尘四绝之一的南王孙九五。

江雨舟傲骨天生，哪怕他什么南王北霸，闻言沉声冷笑道：

“他找我江某人做甚？”五雷手扬眉诡笑道：

“难道指伤南王太子之事，你就忘了！”

“哼！可是你也别忘了，若不是我江雨舟，今天哪还有他南王太子孙北斗的命在！”

“可是撕毁金龙令旗，掌毙南王门下弟子，你还推卸得掉么？”

“哼！大丈夫敢作敢当，我推卸做甚？”

“哈！有胆量去见我家王爷再说！”

“去就去，难道他还能吃了我不成！”

五雷手冷笑声中率先领路！江雨舟豪气千丈，大步跟随。

一路上但见南王弟子，一个个夹道排列，执戟握剑，瞪目怒视，虎威森严，不啻阎罗殿。

江雨舟昂首挺胸，直如未见。行约盏茶时分，来到一座谷口，只听五雷手高呼一声：

“启禀王爷，冷血人到！”

“王爷有命，宣冷血人晋见！”

江雨舟闻言仰面大笑，缓步而进。那副心雄万丈气吞江海之英姿，看得南王门下，一个个敬服不已。

谷中绿草如茵，凌霄古柏之下，放着一顶盘龙刻凤纬幕高卷的软

轿，轿前并排站着八名金盔银甲倒持短戈的大汉。

端坐在轿中的是个面红如火身躯伟岸老人，不问而知，他就是红尘四绝之一的南王孙九五。

江雨舟行近三丈之处，脚步一停，沉声说道：

“阁下找我江雨舟有何贵干？”

南王身形微抬，双目射出两道怒火，嘿嘿冷笑道：

“我还当指伤太子，撕毁令旗，掌毙王府侍卫的冷血人，是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呢！想不到此时一见，哼，看来本王此次亲入中原实在小題大做了！”

“我风闻南王以无影拳饮誉江湖，想不到对吹牛一道更有造诣，只可惜我江雨舟生就包天之胆，岂是你几句虚言能够吓退的！”

南王孙九五纵横江湖，哪曾被人如此讥嘲，顿时怒喝一声：

“大胆狂徒，气杀我了，哪一个为我拿下此贼！”话音落处，五雷手应声而出道：

“本侯替大王分忧！”这老贼明知不是江雨舟之敌，可是他此时狗仗人势，话声落处，反身出掌，就向江雨舟攻到。

江雨舟怒笑一声：“那日寄在你颈上的头，今天该给我了吧！”脚步一晃，恰像电闪云飘，众人但见衣服连转，五雷手突然惨叫失声，摔出八步开外，身首异处，热血狂喷。变起仓促，大出众人意料之外，南王门下个个惊恐，孙九五霍然腾身，由轿中急射而出。

江雨舟面不改色，傲然笑道：

“在下这几招粗浅武学，还值得你亲自动手么？”

南王孙九五神色一愕，突然大喝一声：

“轿前八凯何在！”那八名金盔银甲持戈大汉，立即应声答道：

“八凯听命。”

“布阵擒贼！”

“是。”

人影晃动，盔甲闪耀，刹那间把江雨舟包在当中，八支短戈，斜指长天，步履沉重地缓缓逼来。